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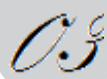


商业谍战
扑朔迷离

他们在沙滩上一直到深夜。“阿姨”给丫丫讲仙女的故事，直到丫丫睡着。徐涛把丫丫抱回房间，又回到沙滩上。

“阿姨”身边多了两瓶啤酒，徐涛索性又去买了一捆。

他们一言不发，看着星光下的大海。她突然唱起歌来，歌词是英文的，徐涛听不懂，但旋律非常柔美。他抬头看着满天的星星，它们随着歌声舞动。



神秘女悄然离去

他们开始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直到徐涛把啤酒都喝光，他的意识一直是清醒的，并没说什么不该说的话。他只告诉她，他的老板明天要见他，可他不能丢下丫丫不管，他没解释为何不能带着丫丫去见老板。

女孩流露出为难的表情，说她明天也要工作，不然也许可以帮忙带带丫丫。徐涛原本没打算求她帮忙，所以也没在意她说的话，可第二天一早，他被门铃声吵醒了。女孩微笑着站在门外：“公司的会议推迟了一天。是老天要帮你的忙，不是我。”

一个小时之后，徐涛在岛的另一侧见到了菊。出乎他的意料，菊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给了他一个热烈的拥抱：“你怎么没把女儿带来？”

又过了一个小时，徐涛和菊乘坐出租车回酒店，菊留在车里。徐涛在沙滩上见到丫丫和“阿姨”，他们回到她的房间，取走他的手提电脑，那里面有丫丫爱看的动画片，不过今天没用上，因为她们一直在沙滩上搭建城堡。

徐涛退了房，骗丫丫说“阿姨”一会儿就来。

在出租车上，丫丫再次提起“阿姨”，菊再次问这“阿姨”是谁，他已经向菊解释过了。徐涛心里突然有些不安，努力回忆曾经跟“阿姨”说过些什么，他确信他没说什么不该说的后，内心也随

即平静下来。

他们只是萍水相逢，他都没问过她的名字，她也没问过他的名字。

徐涛却不知道，此时此刻，那位可爱的“阿姨”正在斐济机场办理登机手续。她的黑框眼镜不见了，换成Chanel的墨镜，遮住了大半张脸；牛仔裤和运动鞋也不见了，换成了套装和高跟鞋，都是今夏欧洲最新的款式。她略施脂粉，使原本白细的皮肤更加光嫩。她出示的是美国护照，她从骨子里透着洋气。她走出酒店时，没人认出她就是昨天早晨入住的那个土里土气的中国女孩。她并没办理退房手续，即便有人打电话到酒店，接线员也只会说：那位小姐不在房间里。谁也不知道，那位小姐已经提前离开斐济，尽管按照原来的计划，她还有一天时间。

她获得的信息并不多，但至关重要：徐处长来斐济和某人会面，他说那个人是他的老板，晚一天到达斐济，他不能带着女儿去赴约，但后来改变了主意。她昨晚就已经把这些信息通过她的黑莓手机发回北京。她的同事此刻已经开始排查检索，目标就是昨天从北京飞往斐济的所有乘客。

除了这些信息，她还有一样更有价值的东西：徐处长手提电脑的硬盘。在他离开酒店的短短两个小时里，她用她所携带的特殊设备，快速复制了一

个内容完全相同的硬盘。她取出徐涛手提电脑的硬盘，装进复制品，除了专业电脑技术员，没人能看出硬盘是更换过的。她的动作非常熟练，这一切都是在沙滩搭建城堡的间歇进行的。她回到北京之后，徐处长的电脑硬盘将被火速送往香港，并在专业硬盘分析室里进行分析，把那些没删的或已经删除的文档、信件、网页，甚至网络聊天内容都找出来。电脑从来都不是一种值得信赖的工具。

她把硬盘用牛仔裤裹着，放在那只老式的黑箱子里。黑箱子外面又套了一个绿色的套子，因此显得更加沉重。连航空公司办理机票的黑小伙都忍不住问她要不要帮忙，她却微笑着拒绝，自己把箱子搬到行李托运柜台上去了。

当飞机离开跑道的瞬间，黑莓手机在她精致的Hermes皮包中震动了两下。她的皮包里还有一只手机，那是她的私人电话，起飞前就关机了，但黑莓不同，它只能沉默，不能关机。

飞机起飞10分钟之后，她拿着她的小皮包走进厕所，锁好门，取出黑莓手机，敲进密码。邮件是Steve发来的，她的老板，内容只有一句话：

“Yan, Great job!”(燕,干得好!)

(摘自《黄雀·秘密调查师》永城 著 现代出版社 出版)



点评空战
展望未来

但是，仅仅过了一年，欧洲的天空就几乎是美国的了。美国雄厚的工业实力都在两只大翅膀的扇动下启动起来，不到一年就造出了13800架飞机，足够其士兵与多个对手作战使用。

当美国造的飞机源源不断地飞抵欧洲时，美国在法国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作战基地和训练体系也开始运转起来，他们有了自己训练的飞行员。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羽毛渐渐丰



争夺制空权

满。有别于大英帝国以坚船利炮征服世界，美国要凭借自己的翅膀，稳稳地坐上世界盟主的霸坛。

这场大战留下的第三大遗产是制空权理论。意大利的一位上校，1921年出版了迄今仍然享誉世界的《制空权》一书。书中写道：“空中战场是决定性战场。”“在空中被击败就是战败。”“掌握制空权就是胜利。没有制空权，就注定要失败，并接受战胜者愿意强加的任何条件。”

这个人叫杜黑。20世纪空中力量的发展证明，他的理论不是对上一场战争的总结，而是对下一场战争的预言。如果我们往后看历史，我们总是看到它的某些缺憾，就像我们背着太阳望原野，总是看到阳光中的片片阴影；如果我们向前看未来，我们总是感到一种真理的光芒在闪耀，就像我们仰视太阳时的真切和感奋。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三大遗产，在相当程度上支配了此后100年的世界。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几乎是同时，下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又在孕育中。

和高深的战壕里疲惫不堪、断肢残臂的步兵一样，传统的地面战争理论在这场战争中也像一头遍体鳞伤的老狮子一样寸步难行、奄奄一息。对于双方的国家和军队，这场对峙性的消耗战都显得时间太长，但对于崭露头角的空中

力量来说又显得太短。无论是战略、战役乃至战术层面的作用和意义都还来不及显现和揭示。

有的国家看到了这昙花一现的空中力量，有的只看它一眼，有的则根本没有注意到，有的却由此看到了更远。

德国人紧紧地盯住了一战出现的两个最重要的武器：飞机和坦克。虽然德国人谋略精深、目光敏锐，但他们无法像抛弃毛瑟枪那样丢下长久以来形成的重视陆军的传统，和飞机比起来，他们对坦克更是情有独钟。他们要做的只是用最新武器和理论把他们的军队武装成一支在地面上无敌的雄师，确切地说，是一只会飞的老虎。

他们沿着空地突击的道路卧薪尝胆地走下去，歼击机和强击机成为空军的主要编成。从一开始，这就是战术空军的架构，空中力量的战略性被忽略。

在接下来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看到：在没有陆军参加的进攻英国的战役中，规模庞大的德国空军几乎一无所获，它甚至不知道应该首先消灭英国的空军还是首先攻击英国的城市，这个战略性的失败直接导致了德国两线作战问题的产生。德国不建造航空母舰，也不为它的海军配属航空兵，这使它的海军不仅在进攻英国的“海狮计划”中无有寸功，也在后来面对盟军的空战中束手待毙。

德国空军没有按它希望的那样从空中解决英国，它连独立解决一个战役的能力也没有，在敦刻尔克，戈林的空军眼睁睁地放走了已成囊中之物的英法联军。一位英国的历史学家毫不客气地评价，德国的失败始于敦刻尔克。

在世界空军史上，德国空军值得称道的成就是，创造了一些战争史上的奇迹，它产生了不少空战的王牌，但王牌越多，它偏离空军的本质就越远。它只能如此，这是由它自相矛盾的发展战略决定的。它是闪电式的进攻性理论，但把空军的打击方向定位在陆军前方的阵地上，没有战略战役攻击能力的空军，既不能真正去攻，在攻势战略的总要求下也不能真正去防。所以，英美长达3年之久的战略轰炸得以实施……使德国成为废墟。

于是，德国人在空中失败不久，在海上也失败了，最后是陆地上的失败。

英国人要精明得多，他们在盯住飞机的同时，也盯住敌人和自己。当欧洲的第一架飞机飞越英吉利海峡的时候，英国已经在想着构筑一道新的防线了。这道防线建在天上，同时，它牢记战争理论中一条最基本的法则：进攻是最好的防御。

(摘自《赢在制空权》刘亚洲 著 航空工业出版社 出版)